

时他把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重新表述为父性隐喻,其中父亲禁止孩子对母亲的欲望和母亲对孩子的欲望,并且确认母亲的缺失或欲望是与父亲相关的(她想要从孩子父亲那儿得到孩子无法给她的某个东西)。根据拉康,父性隐喻永远将身体享乐的丧失与一个命名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将孩子与母亲紧密接触的丧失和“父之名”打结在一起(父之名,既是母亲想要的且在孩子之外的父亲的名称,也是父亲给母亲所缺失的东西起的名称)。^①

拉康(Lacan, 2006)将语言与享乐丧失的体验之间的最初且不可分割的这种关联称为“结扣点”(法语为 *point de capiton*; p. 805),这是一种由家具装饰工所使用的针脚或结扣,以防止一件家具里的填料随着覆盖家具表面的织物滑动。家具装饰工在穿过填料和织物的线头上缝一个纽扣来实现这一目的,从而使它们彼此连系在一起,尽管它们不一定要与家具的任何更加结构性的部件(例如,骨架)相连接。^② 从拉康在 20 世纪 70 年代阐述的理论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结扣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圣状,因为它是一种将语言(象征界)、身体(想象界)和享乐(实在界)打结在一起的针脚或结扣。那么,由父性隐喻构成的这个结扣点可以被认为仅仅是众多针脚中的一种可能。^③

因此,圣状也可以被理解为锚定这个概念的延续或扩展(缝制、锚住、缝合、

① 我不会在本书中,如我在其他地方(Fink, 1997, 第七章)所做的那样,讨论拉康使用“父之名”和“父性隐喻”这些术语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蕴含。在我看来,这里最重要的是父母之外的某种东西的结构,在其名义下,父母对孩子提出某些要求,并且在其名义下,孩子和父母都做出了某些牺牲。

② 对拉康来说,这显然和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间的连接有关,这里不包括任何指示物;理查兹和奥格登(Richards & Ogden, 1923/1945)为此批评了索绪尔,并引入了一种包含了指示物的由三部分组成的处理语言学的方法。见 Lacan(2006, pp. 271, 351, 498, 836)。

③ 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圣状,以此来构想这一点,即俄狄浦斯情结(或父性隐喻)是且只是诸多圣状之一,尽管是圣状的一种特别坚固的形式。或者说,正如米勒(IRMA, 1997, p. 156)所说的那样,存在两种形式的结扣点(或缝合):父之名和圣状。

或者,我们也可以试着泛化拉康所说的神经症症状的“隐喻结构”(例如,神经症主体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暴怒,但是这种暴怒的无意识的意义似乎是和母亲有关的,父亲以一种替代性的隐喻方式取代了母亲),迫使症状的语言囊括精神病性的“症状”。这就需要将精神病性“症状”构建为一种替代性的隐喻,在这种隐喻中,妄想取代了主体感知到的母亲要吞噬或毁灭孩子的欲望:

对父亲的暴怒	妄想
对母亲的暴怒	母亲的欲望

(转下页)

系扣或打结在一起),拉康从《研讨班 V: 无意识的构形》开始详细讲述这一概念,并在 1960 年(《主体的颠覆》,Lacan,2006,pp. 804 - 819)一文中写下了这个概念。锚定这一概念源于他对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基本洞见:正如,人们在没有听完或读完一个句子的结尾之前,句子的开头未必会有任何意义,(见 Fink,2004,pp. 88 - 91),一个人生命中某一时刻发生的事情不到后来,未必会呈现意义或产生意义。的确,跟神经症主体的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涉及考查一个人过去的那些关键性时刻,并且努力弄明白是什么使得它们如此关键——实际上,是什么让它们成为重大转折点。这通常需要在分析过程的不同时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个特定的事件,尝试去打磨所涉及的力比多问题。

分析者一再返回的各种事件的类型,在发生的进程和年龄上大不相同。在我的一个个案中,这是一个癔症的场景,一位母亲在重新获得对她年幼的孩子的监护权后不久,因世人、特别是男人对待她的方式而痛哭;她的孩子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在那个场景期间和之后,这个孩子做出一些令人费解而复杂的选择,并且花了许多年来揭示和重建该场景。在另一个个案中,一位
268 母亲英年早逝,她丈夫几乎是立刻再婚,这导致她成年的孩子对在此之前的整个家庭基础产生了质疑:父亲真的爱过母亲吗?孩子们真的是父亲想要的吗?父亲力比多的突然复苏,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孩子力比多的扰动,构成了一个重要事件,分析者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该事件,以便尝试“搞明白它”。

还有在另一个个案中,事件是由酒精中毒导致的几近成功的自杀,分析者起初认为这不过是看看醉酒是什么感觉的一个早期尝试。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晰,它还涉及对某个系列漫画中父亲般人物的强烈认同,因此分析者也对自己酗酒的父亲强烈认同。分析者与母亲的斗争后来导致他认识到,他毫无疑问地试图剥夺母亲的某个东西,即使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再后来,该事

(接上页)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难题是,精神病性“症状”并不必然采取一种隐喻的形式(可能在偏执妄想中最常采取这种形式,但在其他形式的精神病中很少)。因此,神经症症状和精神病圣状之间的区分,或使用圣状作为一种更普遍的范畴,即替代性隐喻(像父性隐喻一样)只是圣状的一种可能形式,具有持久的价值。

米勒(Miller,1998,p. 16)也提议,应将圣状视为一个更全面的术语,这意味着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圣状既包括症状也包括基本幻想。

件被赋予的意义也涉及他可能一直在责备他的父亲。分析者和他的每个家人之间发生的斗争逐渐聚焦起来,最初的事件或情境(我在这儿将其称为 S_1),基于迄今为止在分析中所阐述的内容,被赋予了一系列的意义——这些意义并不一定相互抵消或相互矛盾,但每一个意义都呈现了问题的一条线索(换句话说,在这里,我将后来的每一个事件或情境称为 S_2)。一个神经症分析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事件发生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回溯性地绑住或固定一个较早事件的意义,每一次重新解读都可以起到暂时性地锚定(法语 *capitonner*)其意义的作用,有些重新解读要比其他的重新解读更长时间地绑住其意义。要注意到,这个工作具有替代性隐喻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解释(用词语或能指来表达的)替代了另一个解释,一个新的解释替代了旧的解释。

获得的每一个新意义都充当着一个锚定(即使它只是短暂的或临时的),它将分析者的意义领域和经验领域打结在一起,每一个锚定都像拉康称为“父性隐喻”的主要的锚定那样结构的(父性隐喻用父之名替代了母亲的欲望和/或孩子对母亲的欲望;见 Lacan, 2006, p. 557)。一旦由父性隐喻构成的第一个结扣点就位,其他稳定的意义(即其他结扣点)便可以建立——并且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分析工作重新建立。这些意义中的每一个都对分析者的无意识产生效果,拉康用符号 $\$$ 表示该效果, ($\$$ 指主体, S 被分裂为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269 拉康通常称之为“被划杠的主体”)。

这个高度缩略的讨论使我得以将拉康认为的意指(语言符号的发音和涵义的相互关系。——译者注)本身的基本结构的所有元素(被称为“数学型”)几乎都集合起来,它显然在神经症中是运作着的,但在精神病中不起作用:

$$\frac{S_1}{\$} \rightarrow \frac{S_2}{a}$$

在不深入这个公式的所有细节的情况下,^①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出现在底下一行的两项,被划杠的主体和对象 a , 它们与某种固定甚至固着有关: 对于被

^① 拉康(Lacan, 2007)最终把这种构想称为“主人话语(Master's discourse)。”读者可以在 Fink(1995, 第九章)以及 Fink(2004, 第五章)中找到相关讨论,在那里我讨论了这种话语和拉康的“欲望图”之间的相似性,后者建立在结扣点之上。